

楊玉環致以斯帖函

以斯帖王后娘娘粧次：

吾倆同是過氣王后，仍以娘娘稱呼者，亦抬高姊之身份而已。偶讀聖經「以斯帖記」，撫卷長歎者再而三，終於淚流披面，傷心無已！彼蒼者天，何竟厚彼薄此如斯之甚耶！！姊，王后也；玉環，何嘗不是王后也。姊則位列功勳之榜，萬代流芳；妹則賜死馬嵬，長埋黃土。時耶？命耶？運耶？每於花晨月下，搔首問天，何殘酷乃爾？

妹對姊心儀久矣，惜無緣相晤！意念中，姊必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，出水能跳芭蕾之舞，入水則游仰蛙之泳。歌唱定是「瓜啦」「阿哈」超時代之曲，服裝則為「三級跳」「五層樓」易透光之裙。苟非如此，又安能令喜怒無常、性情不定之亞哈隨魯王神智昏迷，幾番作「你要甚麼，你求甚麼，就是國的一半，也必賜給你」之諾言？豈料月前在耶路撒冷城亞洲區選美會與姊相逢，真令妹大失所望，姊雖被邀為十位高級評判員之一，以姊之儀態美艷，只是庸脂俗粉，勉強稱為「小家碧玉」，尚無大錯，如列為「大家閨秀」，則難登大雅。較諸妹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相去奚止霄壤？至於「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清泉水滑洗凝脂，侍兒扶起嬌無力，正是新承恩澤時」之嫵媚奪人，顛倒眾生，更非亞熱帶女兒所可夢寐以求者矣！

然終為妹不解者：姊究有何神方妙術，而令狂傲不羈、恐怖主義之王，醉倒稱臣於石榴裙下。正欲請教，藉知一二，俾來生再有機會，亦不至於「花鈿委地無人收」的慘酷下場。突於昨日途值令叔末底改，乘便叩詢，而令叔老氣橫秋，冷酷逼人，既不置答，更以不純正之希伯來話相告：「你們支那人，不拜我祖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又不相信接受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救主，還有何可問，有何可說？……」聆聽之下，滿頭霧水，不知何所指而云，為此修書奉上，敬求察閱！公私各務之餘，乞惠數行，以解頑俗！專候

萬福！

中原漢王貴妃楊玉環拜啟

以斯帖覆楊貴妃函

貴妃娘娘玉環姊姊粧次：

捧誦華箋，猶聞脂香粉味，沁心刺鼻，未知姊所用何國香水，想必是「巴黎之夜」無疑。洒在肌膚、秀髮，討枕邊人之歡，博親近者之羨，似無不可，竟洒在蒲箋上寄妹，未免浪費而失去香水作用也，惜哉！

貴國古語有云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」姊因妹被邀為亞洲區選美會高級評判，便打爛醋缸，酸味四迸，誠然，妹雖無美艷驕人，妖態惑眾，但生性端莊賢淑，舉止爾雅溫文，言談大方得體，妹是評判員，又不是參選者，何須搔首弄姿，搖頭擺腰而求人欣賞？抑且貽人喝其倒彩，弄巧反拙而已。

若非姊姊來函，妹已忘記白居易之「長恨歌」、李白之「清平調」。上述兩詩，是浪漫詩人白、李阿諛諂媚之作，殊非諤諤之士所為。甚麼「一枝穠艷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」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」實在肉麻之至，淫逸成性，色迷心竅之玄宗，為之如醉如痴，情有可原；姊亦自我陶醉，孤芳自賞，難怪登徒子安祿山有機可乘而登堂入室，施其「祿山之爪」而露其「新剝雞皮肉」之醜態也！至於長恨歌乃後來作品，諛諛之外，更滿紙譏諷之詞，哀傷之調，吾姊泉下亦有所見而同感乎？「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」則「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。」又有何光何彩？「三尺紅羅千古恨，」只留得「一抔黃土萬年悲！」正是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」矣！

玉環姊姊！妹此生服膺聖經聖言：「艷麗是虛假的，美容是虛浮的，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，必得稱讚」（箴言卅一 30）。望姊嘴嚼斯言，想可為日常生活裨助，更望學效梅妃「自是長門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？」不只洗淨鉛華，而且革面洗心，在神前痛自悔改，皈信救主耶穌基督，靈魂有所歸宿，不再作野鬼遊魂，亦毋須臨邛道士相招。此為妹馨香說禱者也。來箋香味太濃，已將焚燬，因恐外子嗅及，誤會妹貪靚貪香而買法國名貴香水，那時就大件事也，並希鑒原是幸！謹此奉覆，敬叩

珍重萬千！

妹基督信徒以斯帖謹覆